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七十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制九

同年

魏武帝紀年二十舉孝廉爲郎又云公與韓遂父同歲

孝廉案此卽今之所謂同年

鶴壽案此條已見顧炎武日知錄然同歲之稱實不

始于三國蓋漢時已有之後漢李固傳云有同歲生侍
罪于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
史段遼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
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此皆係同年也然漢晉以來不
曰同年而曰同歲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
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考廉柳敏碑云縣長

蛾術編

卷七十一

世楷堂

同歲捷爲屬國趙臺公晉陶侃傳云侃與陳敏同郡又
同歲舉吏皆無有稱同年者若吳周瑜傳云齒相同耳
至唐始有同年之稱憲宗問李絳曰人于同年齒相同耳
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
相識情于何有然唐人甚重同年故穆宗欲誅皇甫鉞
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今案科舉者
國家之大典也同年者學士之私情也貢舉之士以有
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既韓
昌黎送牛堪序云吾未嘗聞有登第于有司而進謝其
門者蓋元和長慶之閒士風猶不至此會昌三年中書
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兼題名
局席等條疏云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空行
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
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爲朋比所以時
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議今日以
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
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夫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
後唐長興元年中書門下奏云時論以貢舉官爲恩門
及以登第爲門生門弟子也願闕游夏等並受

仲尼之訓卽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得呼春官爲恩
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爲恩
門師門及自稱門生以上云云其論固正然君子遇君
子雖爲師生同年亦不爲朋黨小人遇小人雖非師生
同年亦結成朋黨慮其爲朋
黨而欲禁止之豈通論哉

試郎吏

魏明帝紀太和四年春二月詔曰兵亂以來經學廢絕
後生進趣不由典謨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

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

鶴壽案古之爲吏者未有不通經漢武帝從公孫宏之議下至

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詔諸司令史

改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

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

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

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樂巴爲

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未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

世指堂

二

世指堂

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
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鷹吏人講學詩然則古之
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
文以害政者寡矣魏明帝試郎吏以一經亦此意也

唐進士試詩賦

自沈約初爲四聲江左風雅道盛然試士尚未用詩賦
隋始有進士科但隋書無選舉志其制莫得而詳舊唐
書亦無選舉志惟新唐書有之其文樛葛不明發首云
唐制取士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
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以待
非常之才焉此中列科之目明經進士等但舉其目未
及試以何等文字此下詳述學館州縣之制此下述明

經課程并書學算學律學皆反覆詳其制至于進士則甚略其文曰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又云永隆二年攷功員外郎劉思立言明經多鈔義條進士惟誦舊策詔自今明經試帖麤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此真不可解唐人進士首重詩賦今載在文苑英華中者歷歷可攷王定保撫言試雜文篇云進士科試答策而已兩漢之制公孫宏董仲舒皆由此進唐自高祖至高宗率由舊章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常列詩賦題目韓昌黎集有進士策問十三首則

進士固試策矣但必兼試詩賦貞元八年時昌黎年二十五陸贄主司登進士第其題爲明水賦御溝新柳詩貞元九年試博學宏詞太清官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叢唐人登進士第者每兼試宏博公不中第罷又有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詩卽此可見凡爲進士者無不習詩賦此絕口不及何也而其尤異者反曰帖一大經帖經是明經事反以屬之進士所帖又係大經此真不可解此下特作提筆云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盛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少實及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

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案其聲病可以爲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復能易聲病卽今人之所謂黏然亦不言試以詩賦也下言進士張昌齡等文采浮華文采卽策亦可言浮華不必詩賦下敘楊綰言進士科起于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故進士皆誦當代之文不通經史亦不言詩賦下載李栖筠等議曰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亦不言詩賦直至此下一段方正點出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此下因李德裕奏罷期集參謁曲江題名一見期集等事又因德

裕言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
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不根莖實一見唐人重文選事
其實進士科撫言述進士下篇云既捷列名于慈恩寺
塔謂之題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散序篇云
先于主師宅側稅一大第與新人期集謝後便往期集
院狀元爲錄事其餘探花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
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填塞凡此皆
係國典固空于志中一及卽唐人重文選亦一朝風尚
亦空一及今皆因事而見且選舉志上卷言舉法下卷
言選法上卷直至十頁之後方明說試詩賦又二頁而

選舉志上卷已畢矣進士試詩賦起處卽應提明乃歐

陽永叔握管作史眼高于頂輕視詩賦不自覺其傾蔽

偏側也鶴齋先生見今日止有進士一科其得爲翰

志前路不先提明進士試詩賦但唐人試士之科甚多

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

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諸科而非止進士也

選舉志于第三頁卽詳列諸科之制其于進士科則曰

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

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亦可謂詳矣其所以不言試

詩賦者進士之科始于隋大業中但試以策竝不試以

詩賦唐初因之則作志者安得略去國初之制而卽云
試以詩賦乎至先生謂直至十頁之後方明說試詩賦
則又非也原文云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建
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
賦而試策三道大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
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
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尚

無其人不必充其數觀此知唐人之取進士並不重年
詩賦故屢用廢罷志所謂進士試詩賦特因建中二年
罷詩賦而追敘之並非至此而必欲明言之也至先生
謂帖經是明經事反以屬之進士所帖又係大經真不
可解則更非也唐人甚重經學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
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
爲小經明經之法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
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
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
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
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凡試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
大義十條各時務策三道其試進士亦帖一文然後口
要云貞觀八年詔進士試讀一部經史調露二年考功
員外郎劉思立請帖經開元二十四年侍郎姚爽請進
士帖左氏傳禮記通五及第宋李淑曰天寶十一年試
進士一大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大和
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
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時務
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爲第一場帖經爲第四場觀
此知帖經之法並非專以試明經且見唐人之試進士

其始本重經學故太宗時卽有讀經史之詔其後乃漸尚詩賦耳

定期取數

其期無定大約年年一舉總當槐花黃後故曰槐花黃舉子忙明方始定爲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其所取人數少或十餘人多不過幾十人至明鄉試有額

會試則臨時酌取

鶴壽業考試之期姑就唐代之孟郊及第詩云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

看盡長安花

劉昌言下第詩云酒好未陪紅杏宴詩狂

多憶刺桐花

似試期在春也王保定據言云新進士尤

重櫻桃宴舊唐書

代宗紀云大林六年夏四月上御宣

政殿試制舉人

至夕未成者令大官給燭俾盡其才似

試期在夏也

然據陸龜蒙詩題言秋試有期則又似在

秋矣試期當是每年一舉而亦不止一舉者故徐安

貞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先生謂試期總

當槐花黃後此則誤會錢希白南都新書云長安舉子

試行扁

卷七十一

六

世楷堂

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槐花開于四五月間此二語指舉子于場後重新用功耳唐代舉于州縣者曰鄉貢並無額數進士則似有額數舊唐書高錯傳云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非精選官途填委要室其源空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則進士亦似有額數也自宋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詣科五百人次年至萬二千六百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澁之極矣明永樂十年二月會試上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口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母過百人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

秋試貢士聘處士爲主試

松陵集陸龜蒙秋試有期因寄襲美詩題下自注云時將主試貢士詩云雲似無心水似閒忽思名在貢書間

煙霞鹿弁聊懸著鄰里漁舸暫解還文州病來猶滿篔
藥苗衰後卽離山廣寒宮樹枝多少風送高低便可攀
皮日休奉和次韻云十載江南盡是閒客兒詩句滿人
間却戾聞譽親邀得鄉老知名不放還應帶瓦花經汗
水更攜雲實出包山太微官裏環岡樹無限瑶枝待爾

攀

鶴壽案主試可以聘處士者以其公而審也容齋隨筆曰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

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牒故其取人也畏于讖議多公而審亦或脅于權勢撓于親故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免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韓文公與洞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投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疾喜疾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于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宏尉遵汾李紳張

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
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賈士愈時幸
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
闕肅王郎中燧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
與謀焉陸相公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
今案陸天隨之學問品格高不可攀聘之主試復何疑
哉

鄉會試專用宋元朱蔡朱胡陳五種

明選舉志云太祖定科舉式鄉試會試初場試四書義
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
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
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永樂間
頒四書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

傳禮記止用陳澔集說案既曰廢注疏則春秋不用左公穀三傳可知而易尚兼程傳未幾而士皆棄程傳不讀專用本義見顧氏炎武日知錄又采宏治三年會試陳輔易經文同考官楊守陟評指點經生不讀程傳且坊刻周易皆卽監版傳義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敘此則五經專取宋元五種朱蔡朱胡陳之所自始也在明行之凡二百餘年

袁亮知宋儒考古之非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山東鄉試錄監臨官巡按御史段顧言提調官左布政游居敬右布政呂時中監試官按

察司副使陳善治洪世文俱進士出身而考試官袁亮
浙江杭州府錢塘學儒學教諭湖廣麻城縣人孫世祿
直隸大名府元城縣儒學教諭直隸建德縣人俱舉人
出身其餘同考官亦皆教諭也其策問云孔安國之書
毛鄭之詩仲舒之春秋大小戴之禮咸有功于經者乃
今盡棄置之何與其各所著述尚可得聞其詳與及後
宋儒輩出別爲傳注咸謂有所發明矣然不知能自得
之抑或有所本與或者非漢而是宋謂漢徒拾糟粕宋
講明精粹者果何所見與竊謂孟軻氏敘道統之傳獨
歸重于見知以其世代之近與夫去聖人之居亦近也

夫何漢儒多齊魯之士且去聖未遠宋儒若程朱胡蔡陳澔諸人者生于千載之下而又非東土所產顧有得有不得之殊何與袁亮等何知經然觀其意似已有見于宋儒改古之非而欲矯之者

六官始顛頊

昭十七年傳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孔疏四代官名不可復知惟縉雲見左傳疑是黃帝官耳服虔曰黃帝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

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
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春官爲東
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
太皞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
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此皆事無所見不可採用
傳又云少皞立鳳道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秣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
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
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孔疏當時名官直
爲鳥名而已秣正以下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

之傳又曰五雉爲五工正孔疏賈逵曰西方曰鷦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鷦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鷦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色之工也案賈所言出攷工記是後世之書少皞時工未必如此傳又曰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賈疏少皞以前天子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微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卽司徒司馬之類也然則六官之名始于顓頊

顓頊壽案上古之官名載諸篇籍者多矣崔實政論云太昊設九庖之官杜佑通典云黃帝立四監以治萬

國李官見于兵法陶正聞有甯封沮誦倉頡爲左右史容成造秣大撓作甲子孔甲銘盤孟亦皆史官也司馬

相如賦注云岐伯黃帝太醫張衡賦注云太容黃帝樂師然非經典所載未可信也春秋左氏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爲五官實則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氏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顓頊氏有子曰犛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漢百官公卿表云自顓頊以來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之官今案此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田正凡六官名皆顓頊以來之制先生謂顓頊六官卽司徒司馬之類未知然否

卿士出爲諸侯

禹代鯀爲崇伯以其伯爵故稱伯禹是諸侯也而入仕王朝則爲司空黃帝時官名有縉雲子孫以官爲氏封

于三苗是諸侯也而入仕王朝與共工竝列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是亦諸侯也而職掌天地四時則又爲朝臣之首矣蓋入爲卿士出爲諸侯此制實始于唐虞不特周之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禽父燮父入典宿衛武公桓公繼爲司徒而已

唐虞五等爵

允子朱者允國子爵之君名朱也夏書允征顧命允之舞衣卽此國也崇伯鯀者崇國伯爵之君名鯀也禹嗣其父之伯爵入爲天子司空故曰伯禹作司空伯與伯益伯夷疑亦爵也虞賓者虞所封作賓于王家丹國上

公爵之君名朱也漢律林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孔疏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云王者立二代之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二王之後竝爲上公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由此推之五等諸侯之制在唐虞已班之矣

牧誓官制

牧誓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傅云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云孔以時已稱王應制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司空治壁壘以

營軍是其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蔡云是時
尚爲諸侯惟有三卿未備六卿此乃謬說傳云亞次旅
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文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公與
之宴辭請承命于亞旅杜注亞旅上大夫也疏引牧誓
爲證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
服杜注同上疏云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
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
皆卿故魯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
禮大夫再命此一命者春秋時事異于周禮據此則亞
旅爲大夫甚明而蔡以亞爲大夫旅爲士鑿空無據況

其下師氏秩大夫中閒獨夾一士亦錯雜不倫傳云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云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案地官敘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其職云掌以媿詔王此一節指平日無事燕見詔王而言又云居虎門之左王視朝于路寢門外若有善道可行則以詔王此一節指視朝詔王而言又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善道此一節承以媿詔王而別言之又云聽治亦如之王

舉于野外以聽朝亦如虎門之左此一節承虎門而別言之蓋如祭祀則南北郊山川皆在野外會同亦有在畿外者軍旅更不待言皆有聽朝之事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門外中門之外此一節敘王在宮中守衛之事又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此一節敘王在野外守衛之事綜計師氏前四節俱指詔王後二節專指守衛此經武王臨敵誓衆呼師氏告之當以兵守內列爲主傳當云師氏中大夫在王宮以兵守門在野外則守內列方爲明析今反引守門疏謬已甚蔡則

云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此師氏彼師氏一官也而蔡似誤分爲二守宮門從軍旅二事也而蔡似欲合爲一且王舉則從專指詔王此時臨敵誓衆當以兵守爲主若干夫長百夫長鄭云師帥旅帥也王云師長卒長傳云師帥卒帥疏云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帥義同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與孔同鄭與孔不同案鄭惟解百夫長爲異但以二千五百人之帥而舉全數但云千夫則百夫長亦應以五百人爲旅之帥舉

全數而稱百夫鄭說是也蔡云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非是周禮所定官制皆出周公蓋武王誓師牧野其時所從之官乃是侯國制度豈有未得天下而卽帝制自爲者哉注疏雖引用周禮亦聊以此擬耳蔡九峯並不以周禮之師氏當牧誓之師氏所謂守官門從軍旅亦是汎言之獨先生所著尚書後案將牧誓官制與周禮官制勉強會合而爲一甚至師氏一官引其全文而逐節剖析之獨不思其時商受尚在而定師氏之職曰掌以媿詔王又曰守王門守內列有是理乎

門子

小宗伯正室謂之門子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案文選東哲補亡詩粲粲門子如磨如錯鶴壽案先生于

上一條將尚書後案聯翩鈔入于此一條僅引選詩二句何也春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公羊傳云武氏子

使仍叔之子大夫其稱子者父卒子未命也桓五年天王
從政也惠半農謂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
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居然大夫與
故鄭伯盟于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為載書大夫與
門子弗順入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
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書皇門解曰其有大門宗子茂
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所以育門子與
門子所以效忠于王室濟濟一時可想見矣及其後而
世卿專政尹氏亂周非詒謀之不善也燕義有庶子官
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
職云國子存遊侔遊者貴遊侔者副侔然則門子為正
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學之師氏掌之
太子會同賓客作而從焉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
射先王教國子如此則知所以育門子者亦如此昭穆
之辨適學之分職在少宗尊其政令而魯之司寇兼掌
春官減孫氏世居其職文仲後閔先倍而昭穆無辨武
仲廢彌立統而適學不分則春秋門子不皆正室可知
矣詩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以為
其先人有禮于朝有功于國故先王使其子孫嗣之是

時周召爲勳賢之裔尹焞爲禮法之家雖舊族衰門豈無不肖而賢人君子亦多出于其中則先王教化使之然也晉悼公卽位晉政畢舉而以育門子爲先且曰齊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先王之有門子者其遺風不可復追乎古大明堂之禮曰日中出南門見九侯門子則門子學于虎門管子曰國子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說者謂國子卽門子在家曰門在朝曰國

代耕

孟子庶人在官祿足代耕案禮記王制疏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周禮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小司徒疏雖不明言然玩其語勢亦止以代耕屬之下士朱子語錄則云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與二說不

同若依孔賈之說庶人在官者分屬徒隸與下士之列爵受祿者不同不得代耕所以載師有官田卽爲若輩所受耕之田則身雖在官不得廢農事但攷近郊十一則官田仍須納稅如此則若輩亦何樂乎爲府史胥徒孟子何以明言其祿以是爲差邪意者于近郊十一中別有府史胥徒官田除稅不納之法以當其祿而經不具乎

鴻壽案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所謂工商食官是也故官田與賈田連文庶人既在官則何暇復耕田乎至于祿以代耕之法下士與府史胥徒通食一夫周制公田在私田中下士食一夫者食一井九十畝之稅也每人終歲食粟十八石此惟上農夫私田十畝之收足以給之若公田之稅必按年之上下十畝之稅中

年止有十五石不足以食一人故知下士與府史胥徒有通食之法公田一夫爲田九十畝中年收稅百三十

五石以五等之祿計之下士食九人為粟百六十二石
少二十七石府食八人為粟百四十四石少九石史食
七人為粟百二十六石餘九石胥食六人為粟百有八
石餘二十七石徒食五人為粟九十石餘四十五石史
胥之餘適足以補下士與府之不足今五等農夫所獲
以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尚餘四十五石徒食五
人亦餘四十五石其數適均此通食一夫之義也然則
下士與府史胥徒其祿當以石計不當以畝計但給以
稅粟而非每歲與以公田之收明矣若中士以上食祿
漸多非如下士與府史胥徒受祿無幾不可徵有損益
故其祿但以二夫四夫為計不以食九人食五人為計
孟子謂中士倍下士者下士雖食百六十二石而與府
史胥徒通食一夫則止算百五十石耳

漢九卿

廣韻引釋名云漢置十二卿正卿九太常光祿衛尉太
僕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府攷漢百官公卿表有奉常

卽太常有郎中令卽光祿有衛尉有太僕有廷尉有典

客卽鴻臚有宗正有治粟內史卽司農有少府與釋名

同鶴壽案劉熙釋名本有三十篇今所傳者止有二十七篇釋爵位篇已佚據北堂書鈔及太平御覽所引

漢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僕三曰衛尉四曰光祿

勳五曰宗正六曰廷尉十一曰大長秋十二曰將作大匠吳

志韋昭曰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

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

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又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北

堂書鈔及太平御覽又引辨釋名云漢正卿九一曰太

常二曰光祿勳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鴻

臚七曰宗正八曰司農九曰少府今案廣韻所引官名

次序與此悉同蓋卽韋昭之辨釋名而非劉熙之釋爵

位篇也其不稱奉常卽中令典客治粟內史者續漢百

官志云太常卿一人掌禮儀祭祀光祿勳卿一人掌宿

衛宮殿門戶衛尉卿一人掌宮門衛士宮中徵循事太

僕卿一人掌車馬廷尉卿一人掌平獄大鴻臚卿一人

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宗正卿一人掌宗室親屬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然則劉熙蓋據後漢官名釋之耳漢制九卿之外又有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位與九卿相等故公卿表列之史載汲黯朱買臣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鄭當時至九卿爲右內史石建傳稱左內史減宣爲九卿張敞爲京兆尹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王尊爲京兆尹御史大夫奏尊不宜備位九卿毋將陸爲執金吾詔稱陸位九卿主爵都尉後爲右扶風內史後爲京兆尹左內史後爲左馮翊中尉後爲執金吾此四官亦在九卿之內其名曰九卿實則十三卿也

光祿卿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因之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後漢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攷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獻故漢元帝永平元年二月詔

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孫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
郎從官歲舉二人顏師古注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
人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以此攷校
定其第高下後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八月詔光祿歲舉
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
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吳祐以光
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李賢注漢官儀曰淳厚質樸孫遷
節儉也杜林建武十一年爲光祿勳選舉稱平魯恭遷
光祿勳選舉稱平范滂舉孝廉光祿四行陳蕃延熹六
年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

至梁除勳字謂之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諸膳食
至隋惟掌膳食之事取漢書舊名其職則別矣

魏時京官之制

魏志程昱之孫曉傳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
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
攝宮殿數言可括魏在京官制

魏文帝黃初初改祕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
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見放本傳

鶴壽案周語云內官
不過九御外官不過

九品自魏始定九品之官歷代以來行之載
在通典者甚詳先生暇此數語未知何謂

外官制

秦改封建爲郡縣漢爲國爲郡隋爲州唐爲道爲軍宋爲路元爲行省明爲直隸爲省因時之變而制亦變奏改唐虞三代州牧置監察御史漢初更遣丞相史督御史後置刺史當時目爲外臺猶御史之職隋以州統縣刺史爲太守之互名非其舊職唐置巡察復改採訪處置使宋元諸史遞有增置一如古御史之職而守令隸屬焉明制具明史不贅述

漢初猶存秦制諸州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史分刺諸州以督之不常設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五年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成帝

綏和元年以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
乃更爲州牧秩真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罷牧復置刺
史元壽二年復設州牧光武中興仍置刺史自西漢以
來刺史周行郡國無治所後漢始置所治之地靈帝中
平五年改置牧凡一州統數郡郡之附州者爲都置一
尹一丞其不附州者爲郡置一守一丞一尉凡一郡統
數縣縣萬戶以上者置令萬戶以下者置長皆有丞尉
其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其治成帝綏和元年
省內史以相治民皆不置守

三國有郡守有國相有內史魏黃初三年置都督諸州

軍事兼領刺史凡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其庶姓爲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其刺史帶將軍開府者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其四征將軍與刺史竝設者率以其州刺史爲儲帥其他郡守縣令多從漢制

晉初以刺史治民別設都督治軍位刺史上惠帝末年并都督于刺史復漢州牧之舊非要州則單爲刺史渡江後尤以都督中外爲重必大臣位望最隆者居之其制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舊河南部設司隸校尉及徙都

建業卽以揚州刺史代司隸之職丹陽改爲丹陽尹蓋郡置太守王國制內史而京師所在則謂之尹凡刺史每州一人三年一入奏其刺史帶將軍開府者則各置僚屬分典軍民大抵多沿魏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無者恒以爲恥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

南北朝宋有監州之任文帝改監爲督其都督中外者外置黃鉞州郡之職多循晉舊隋置四州大總管餘州總管並力使持節至煬帝時罷之刺史分爲九等其帶總管者加使持節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但職理郡無復軍府于是州府之職參

爲郡官大業三年復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外置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其州縣先分爲九等者至開皇十四年定爲上中下三等

唐初有五大總管府武德七年改爲大都督太極元年以并益荆揚爲四大都督府凡都督兼刺史者不檢校州事以長史領之景雲二年始有節度使之名開元中天下凡八節度後諸道皆置節度凡節度之職總軍旅專誅戮建牙樹蠹爲國重臣其屬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隨軍四人參謀則無定員若朝覲則置留後其不制節度者則設防禦使初防

禦與採訪各置一人防禦理軍事採訪理州縣天寶中
始以一人兼領之採訪之置昉于開元二十二年自至
德以後改採訪爲觀察觀察之職察所部善惡以舉政
綱或節度使兼領之或廢節度則設觀察觀察嘗并領
都團練使觀察之屬有判官二人支使二人推官一人
皆自辟召其餘諸使如貞觀二年有經略使八年有十
八道黜陟使有觀風俗使天授二年有十道存撫使聖
歷中有安撫使神龍二年有十道巡察使景雲二年有
十道按察使乾元中有都統使貞元八年有諸道宣撫
使大中五年有制置使又有度支營田使守捉使轉運

使租庸使兩稅使鹽鐵之屬廢置不常不可枚舉內如
巡察安撫存撫等使無定員亦不時設而轉運之職其
後率以宰相充之諸道自揚州至鄭滑分置巡院皆繞
于此此皆統臨諸郡之大吏也州郡之職自武德元年
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天寶元年改州爲郡改刺史
爲太守由是刺史止守一郡雖有使持節之名實一太
守之職其州府之佐多沿舊制

宋節度觀察特爲虛名不復預方岳之事而監司之任
則有帥漕倉憲諸官帥則諸路安撫使漕則諸路轉運
使憲則諸路提刑按察使倉則提舉常平倉謂之倉司

唐節度多兼觀察及度支管田招討經略等使宋則監
司各有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掾佐而號令之
行于統屬者從此始煩矣案江南舊無安撫自宣和三
年始詔江寧與杭越諸州守臣竝帶安撫使建炎元年
李綱請于沿河沿淮沿江各置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
管二年令將兵處知州常管內安撫自是安撫之職始
重時諸路又有安撫大使凡二品以上爲帥者卽以大
名之轉運之職肇于唐時諸道分置巡院宋祖懲藩臣
擅有財賦不歸王府自乾德以後始置諸道轉運使多
以帥守兼領浸尋日久其權漸重凡賊盜刑獄邊防金

穀之任無所不統于是景德中建提點刑獄一司復以知州帶一路安撫鈐轄自領軍事以分其權慶歷中患其過輕三年詔諸路轉運使並兼按察使每歲具官吏能否至六年罷之提刑之設始于開寶九年遣和峴採訪江南道時係特遣不為專官後置諸路提點刑獄尋罷復置紹聖中乃詔三歲一遣郎中御史按察諸路監司是為提刑按察使提舉之官始于熙寧時遣使提領常平倉不隸漕臣政和初詔江淮荆浙六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建炎元年詔提舉常平之任并歸提刑至紹興九年復置經制使改常平官為經制某路幹辦常平

公事未幾罷改爲提舉常平司東南提舉多以茶鹽兼領之時江南之地有總領一官敘位在轉運副使之上其屬有糧料院審計司權貨務都茶場封樁庫贍軍酒庫惠民萬局等官俱統于總領其他若制置使經略使招討使招撫使鎮撫使等皆有事則設不常置其守令之職宋初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其二品以上帶中書樞密宣徽院職事者則稱判太守又設通判以貳軍州之政與州守均禮而判推支使書記錄曹之屬謂之幕職宋初縣令常用朝官出宰以重民社之寄其後參用京官幕府及試銜官天聖以後令選猥下

爲清流所不與靖康初命改官者必爲縣令紹興七年詔寺監丞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乾道二年詔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自是人無不爲令者

元自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有元帥行省之號世祖卽位命劉秉忠許衡酌今古之宜以定官制經世大典紋錄云凡外之郡縣與朝廷遠者則鎮之以行中書省其郡縣又遠于省或有邊徼之事者則置宣慰使以達之鹽鐵之類又別置官有軍旅之事分布于外者則置萬戶府有大征則置行樞密院無則廢之刺舉之任則有

行御史臺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以治之蓋元官制之大略如此其路府州郡以蒙古人爲之長皆稱達魯花赤俗亦謂之監州以漢人爲守副之皆稱總管凡上路達魯花赤總管府尹正三品下路從三品上州達魯花赤州尹從四品中州正五品下州從五品散州正四品縣亦分上中下三等每縣各有達魯花赤掌縣之印以知縣爲縣尹掌判署事以上見江南通志

鶴壽案以上本爲一段今分列之總督巡撫之名起于南北朝而明則各省設焉其初命京卿巡撫地方有軍事則命總督軍務因事而設事已旋罷其後各省俱有定員而布按二司之權輕矣

史記編卷七十一終

娥術編卷七十二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制十

書疏言量之數與漢志異

虞書同律度量衡鄭注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
衡斤兩也疏云律候氣之管度量衡三者漢律秣志云
皆出黃鍾之律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
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
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而五度審矣量謂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侖十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錙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于律也案漢志一黍爲一分疏作千二百爲一分漢志合侖爲合疏作十侖爲合皆誤也合侖當爲兩侖若十侖爲合有黍一萬二千一升有一百二十萬

母乃太多且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爲兩則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爲斤若十龠爲合則一合有五兩一升有五十兩重三斤零二兩亦覺太重卽以今市中所用糶糶稻米量校之米一升僅得一斤零三兩稻米與黍其性輕重未詳要必不遠而今之量自當大于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于今必無此事旣夕禮朝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然則古米一升實一斤零三兩強也且古法十六兩爲斤二十四銖爲兩十黍爲銖米一斛重百二十斤則一斗重十二斤以十六通之爲一

百九十二兩然則一升之積當爲一斤三兩十分兩之

二也

十分兩之二
卽四分八釐

以銖筭法通之爲四萬六千零八十

筭又置二十兩以銖筭法通之爲四萬八千筭兩數相
較則溢之多于升者一千九百二十筭以二十四乘之

正得四萬六千零八十筭

卽一升
之數

故云二十四分升之

一也

鶴壽案以千二百黍爲一分一萬二千黍爲一合
人人知其爲不然况孔疏明言據律秣志則此二

句爲傳寫之誤無疑不
必用斤兩法辨正之

五秉

論語冉子與之粟五秉包咸曰十六斗爲庾與賈逵國
語注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旗人豆實三而成穀鄭云豆

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陶人庾實二穀如陶旒二
文則庾二斗四升案上文初與之釜六斗四升爲釜請
益而僅與二斗四升故冉子自以己粟與之五秉聘禮
車秉有五數注云二十四斛也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
曰數十數曰秉注云秉十六斛則一百六十斗也五秉
合八十斛共八百斗也馬注正同鶴壽案戴氏攷工記
圖補注云量之數斗
二升曰斛十斗曰斛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數穀與
斛庾與穀音聲相通傳注往往譌潤論語與之庾謂于
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過乎始與
也注十六斗曰庾誤也先生之說蓋本戴氏但謂包注
與賈逵國語注同則誤周語野有庾積韋昭注引唐尚
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
如城如京是也唐尚書乃唐固非賈逵也史記魯世家
申豐汝賈許齊臣高斲子將粟五千庾裝駟引賈逵曰

十六斗爲庚五千庚八萬斛然
則包注與賈逵左傳注同耳

原思粟九百

論語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古人祿計月以給者多
計歲者少此九百一月所給也朱子云九百不言其量
不可攷案孔注九百斗也漢蕭何傳高祖繇咸陽吏皆
送奉錢三何獨以五三五不言實數若干注家可知其
爲三百五百今此乃夫子之家宰若月俸九百斛則太
多故安國知爲九百斗不出斗字省文耳計一月九百
斗則九十石歲得一千八十石以今量較之約四五百
石漢汲黯傳如淳注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千八

百石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歲一千四百四十石夫子家
宰祿比漢二千石歲少至七百二十石或三百八十石
不爲太多況漢量未必小于周乎至史記衛靈公問孔
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亦致粟六萬索隱
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祿秩不同
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周之升斗斤兩皆用
小也余謂索隱近之正義則謬唐之量雖大比周加一
倍可矣計六萬斗則六千石卽唐時量亦當三千石豈
止二千乎然此必以歲計若月給此數則太多矣孟子
齊宣王欲養以萬鍾昭三年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四升爲豆皆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杜預曰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說文斗字部首十升也斛字注十斗也石字部首但云山石也據此知古人或言石或言斛二者是一而斛爲正名石乃假借言之今人則以五斗爲斛十斗爲石計一鍾爲六石四斗萬鍾則六萬四千石卽古量小今量大而以今量亦當四五千石矣宣王欲養孟子卽以歲給亦覺太多況下又云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趙岐曰往者曾饗十萬鍾之祿更屬荒唐恐不可信

錢法

宋書何尚之傳沈演之議錢法曰龜貝行于上古泉刀
興于有周

魏文帝紀黃初二年初復五銖錢旋以穀貴罷之宋書
何尚之傳尚之議錢法曰四銖五銖錢文皆古篆非下

走所識

鶴壽案既講錢法而僅綴此
數語殆先生欲辨而已忘邪

儀象攷略

自漢以來有太初秣有劉歆三統秣有祖沖之四分秣
有劉洪乾象秣有僧一行大衍秣有郭守敬授時秣隨
時遞變

大西洋歐羅巴國秣法本于祖沖之蓋因遼人大石秣

牙至天方國

即回

傳其術因而轉入大西洋外國人善

導師說守而不變不似中國人之好變古近儒宣城梅

文鼎定九過于尊信西法

孫星衍問字堂集斗建辨謂三代知天必因斗建祖沖之

云月俸稱建諒以氣之所本非為斗杓所指梅文鼎亦承其誤以梅氏通算法而不知稽古之過

休寧

戴震東原則又過抑西法皆為未得其平然文鼎攷古

之功雖疏而正蒙日月皆左旋終置不信亂道到正蒙

斯為極矣

鶴壽案歐羅巴法雖不可過信亦不必過抑中法不及西法者凡有數術一曰經星度

差由于黃赤道二極不同心星紫赤道而氣黃道之部次以求合故自洛下閩以及郭守敬諸名家測驗無符

者一曰宮分今古不同由于黃赤交道西行自有書以

以來春分日躔角中漸西至進賢及至左軫法于是而執一定一說遂至寶瓶等十二宮皆差八度有奇一曰月將之差由于節氣二者皆太陽行度也豈有節氣已

到而月將未到者乎一日節氣之差由于均分平年太陽行度之有贏縮定朔與交氣皆用之過宮之行豈二
十四平除可盡乎一曰推步不同中法止于句股割圓
而西法分正弦餘弦切線割線等八法二者其類不同
粗細亦分焉能一一符合一曰測景不同中法測于二
至西法獨重二分太陽本輪既殊赤黃交極各異且清
蒙差多焉能在不爽一為交日分數日食本于月影
月食本于地影即如大都之東近海清蒙差多大都之
西遠海清蒙差少非一日之贏縮月之遲疾可無遺策
也一為五星緯度經度如二儀之朔望緯度如二儀之
交食即如太陰犯昂太陰犯土之類每九年一次十二
月皆然此天地之情也至西法之不及中法者無論其
他即以天體而論楚詞言圓則九重孰營度之蓋七政
各有一天天動而七政隨之各有所行之道各有所行
之道則各有一極故七曜左旋非七曜自旋其極順天
左旋也至于回環右轉極未嘗逆移其本天斜動則其
道側溯而右也其遲速不等則因天有重數之故古人
定爲九重天自爲天太虛無窮一也恒星三也鎮星三
也歲星四也變惑五也太陽六也太白七也辰星八也
太陰九也皆成大圓而其行有法故曰圓則九重乃西

法于太虛天中分常靜宗動爲二重又于恒星天上分
東西差南北差爲二重則有十二重天矣歲差二重步
算家不用梅文鼎亦嘗疑其不足據而信常靜宗動爲
近理北極赤道繫之宗動天者也雖去歲差二重而顯
然可指數猶有十重何以古人但言九重蓋太虛無窮
十與十二皆不足以盡之天數極于九恒星七曜適有
八重并其遠而無所至極者爲九如此
而已矣歐羅巴之說豈非鑿空無據乎

天有九層第一層宗動天毫無形象其二十八宿及衆
星與凡一切無名小星皆在第二層天北極亦在第二
層天至下面七層天止有日月五星各占一層此外別
無他物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度從日起算日一
晝一夜所行天之數人爲取名曰一度日行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不能三百六十日不能三百六十五日亦不能三百六十六日日月合朔會于十二次者因日遲月速有參差不齊月二十七日餘一周天日三百六十五日餘一周天所以置閏

鶴壽案欲知天度必求諸

黃道宿度後漢志稱在天成度在林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此天度之所由起以日循黃道右旋一晝夜所

過謂之一度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右旋一周古推步家約計大致定為歲周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因以命度定為天周之度永元四年左中郎將賈逵論曰臣前上傳安等周黃道度日月弦望

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于今林弦望至差一日已上輒奏變至以為日卻縮退行于黃道自得行度

不為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攷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百一十五度夏

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赤道者為中天非日月道而以運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如

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
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
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闕儀日月行致驗天運狀日月
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箕角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道有驗
合天日無前卻望不差不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
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銅儀以角為十三度亢
十歲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
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
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昂十二畢十六齒三參八東井三
十與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
一歲東原曰天本無度因日躔以起度度者行而過之
之名故曰循黃道一晝夜所過即為一度黃道斜交于
赤道日躔自南斂北自北發南寒暑往來而成歲者黃
道事也辨方位計辰刻者赤道事也日右旋三百六十
五曰有奇于黃道一周謂之歲周因分天為三百六十
五度有奇謂之天周是度法本宜施之于黃道不宜施
之于赤道而漢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
令司馬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定東西立極儀下

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徒有赤道宿度無黃
道宿度前漢志角十二亢九以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
箕十一斗二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
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
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此
列宿相距乃從赤道測其度數下至唐初相承不改開
元中詔梁令瓚作黃道游儀測知畢觜參及與鬼四宿
赤道宿度與舊不同畢十七觜一參十鬼三宋皇祐已
後屢有改更元新制渾儀測用二錢角十二度十分元
九度二十分尾十九度十分箕十度四十分斗二十五度二
五十分牛七度二十分女十一度三十五分虛八度九十
五十分太危十五度四十分室十七度三十分壁八度六
十分奎十六度六十分婁十一度八十分胃十五度六
十分昴十一度三十分畢十七度四十分觜五分參十
一度十分井三十三度三十分張十七度二十分柳十三
度三十分星六度三十分張十七度二十分觜五分參十
度七十五分軫十七度三十分張十七度二十分觜五分
二參九唐改爲觜一參十元則觜僅百分度之五參十
一度百分度之十明崇禎元年測改參前觜後蓋列宿

循黃道右旋以成歲差其黃道度分有定而從赤道視
之近二至者度開必濶赤道渾圓之中圓周脾算經謂
之中衡冬至至謂之外衡夏至謂之內衡其左旋皆準赤
道平行以成規法外內衡小於中衡則其應乎赤道也
外內衡度狹中衡度濶黃道亦渾圓之中圓而執斜制
當其與二至近黃道以濶度應其狹度故在黃道一度
在赤道必過乎一度近二分則斜側之效乃顯故在黃
道一度在赤道必不及一度漢耿壽昌所謂攷驗天運
狀日月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時牽牛近冬
至東井近夏至故也赤道宿度因歲差而古今異致向
之平者今值乎斜側向之側者今轉移近平體執珠觀
不惟宿西距星從赤道視之轉而在參西距星之東鬼
西距星亦可轉而在柳西距星之東皆將前後易位而
不得各改距星始合黃道前後之定序故宿度惟以
黃道為主而
赤道可不論

後漢朱浮傳游上疏言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注云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

月除小月六日卽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爲每歲日行
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而一年餘十一日四分
日之一故三年卽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
是五年卽得再閏張純傳純奏曰禮說三年一閏天氣
小倘五年再閏天氣大倘洛書數曜度凡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
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二十四箇節氣挨下
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來不能得中氣故置閏將中氣移下一月若依板法算
去應三十二箇月多一月鶴壽案月有平朔又有定朔
氣有平氣又有定氣昔人但
據日月平行之數而未攷其實行之數所稱
十九年氣朔分齊其實不齊也詳見下卷

古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今秣

西法現

已將奇數

去之就整數以便算作三百六十日數矣想必別有數
湊著他

日晝出地上夜入地下月則當晝有在地上時亦有在
地下時當夜有在地上時亦有在地下時

友人吳一峯曰日大于月幾倍或有此理又曰二十八
宿皆大于日則恐不可信或曰日視地大幾倍之俟再
攷

天行最速以天體最大故也其次則月速以月最在下
故也恒星最遲者以其在第二層天日月五星之上也
然月之速亦不盡由于最在下是月行本自速何則若

以日高月低爲說則月在第九層天日亦僅在第六層
天竝非第一第二層相去猶不至倍即使倍之而月二
十七日有零一周天日亦宜五十餘日一周天何以日
乃遲至三百六十餘日方一周天乎可知是日行本遲
月行本速故耳但陽精宜健快陰精宜遲重今乃反之
則不可解鶴壽案日行一日夜不及天一度陽精健快也月行一日夜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陰精遲重也此以進數言日行一日夜止退一度自然三百六十餘日一周天月行一日夜已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自然二十七度有奇一周天此以退數言其故極易解先生乃以爲不可解耶

漢天文志云經星常宿五星日月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語本史記疑七十子以來相傳微言說

文晶部壘字注云萬物之精上為列星荀悅漢紀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也皆與漢志合

十二次為日月所交會以次言之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賁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元枵丑曰星紀以星言之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二十八宿以人言之甲曰闕逢乙曰旗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元默癸曰昭陽子曰困敦丑曰

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

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涿灘酉曰作噩戌曰閭茂亥

曰大淵獻次者猶節次之次會聚上宿之義也鶴壽案古以星

記日月之行唐虞時分四象而已亦謂之四陸至周人
始詳十二次二十八宿左傳梓慎曰元枵虛中也裨竈
以發女爲元枵之維首據是遠之星次之大致可攷爾
雅釋天壽星角亢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析
木之津箕斗之閉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顛
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報管之口管室東壁也降婁奎
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柳鶉火也爾雅所未舉者實
沈參也鶉首東井與鬼也鶉尾軫也元枵一曰天龜
管之口一曰承韋東陸蒼龍七宿爲壽星大火析木之
津三次北陸元武七宿爲星紀元枵蚺管之口三次西
方白虎七宿爲降婁大梁實沈三次南方朱鳥七宿爲
鶉首鶉火鶉尾三次宋書祖冲之曰臣以爲辰極居中
而列曜貞觀羣象珠體而陰陽區別故羽介咸陳則水
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原非以日之所在定其
我行編 卷七十二 十一 世楷堂

各號也次隨星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廢位不改藏東
原曰曲禮古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此列
宿之四象春秋傳有日在北陸西陸朝觀之文是四象
卽四陸也爾雅雖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實言陸則兼
該三次故舉中一宿以見七宿天體既動隨時不同何
以有南北東西之定方據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
在南則蒼龍在東白虎在西元武在北象各七宿或見
或否因其時之定位介爲南北東西移時則不同越數
千年則仲春初昏亦不同然則分四象始自羲和可知
矣周冬至日在牽牛爲星紀之中則斗值星紀之初用
是爲十二次紀首故曰星紀唐虞冬至日在虛乃元枵
正中元巳來冬至日在箕乃析木之津正中不首斗牽
牛也然則十二次之名始自周人可知矣漢費直劉歆
蔡邕諸人未識歲差各以節氣日所在宿度分十二次
之界故劉歆云日左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晉
虞喜始立歲差法而左冲之論之尤詳後此推步家雖
知是次不隨日躔推移然其十二次之界不過損益漢
志及月令章句爲之成非定論星次起于周人則當取
春秋傳元枵虛中及婺女爲元枵之維首
二語就黃道均分其界庶幾不大遠于古

天左旋日月五星并恒星等一切皆違天而右旋今日
月星皆左旋者天速日月星遲爲天所曳而左也日月
皆爲天所曳而左旋乃禮記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者
何也月魄初生初二日始見西方漸移而東至十二三
日方從東出耳

初二初三日月魄始見于西方者乃人目之所見其實
月仍從東升漸移至西因白日之中人不見月至昏乃
見耳但宋人徒據目中所見日月皆東升西沒遂謂日
月皆隨天而左旋不知其實右旋特爲天所曳而左也
大輪在外小輪在內之說非也蟻在磨上磨左旋蟻右

旋但磨疾蟻遲人視之覺蟻亦左旋也張橫渠只見磨

左旋竟不知蟻原是右旋可謂愚矣

鶴壽柴左旋者自西而東也右旋者自

自東而西也漢以來步算之家皆言天左旋日月五星
右旋至宋張橫渠乃謂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
反右矣漢人所謂右旋者以其進數言之也宋人所謂
亦左旋者豈以其退人言之與戴東原曰稽之于古夏
秣已有列宿日月皆西移之說求之于今又得梅氏反
覆中明其義然執是以告步算之家知其必不從試就
赤道黃道論之赤道正而黃道斜絡之者也赤極不動
而黃極每晝夜必環繞之以成一圈者也黃極每晝夜
環繞赤極一周日在黃道上因之一周此之謂順天左
旋其旋也宗赤極而不宗黃極黃極者黃道之樞樞既
乘動微左旋于中其道則成回環之軌右轉于外假使
黃道每晝夜斜行而左旋黃極居其所不動則日出沒
非東西正位而列宿皆繞黃極矣何以東升西沒必
正相對也列宿皆環繞赤極不繞黃極也以是言之左
旋者乃黃極而在黃道上又自為左旋兩者俱左勢必愈
極既左旋日在黃道上又自為左旋兩者俱左勢必愈

速則黃極不及繞一周日所到已成晝夜恒星既宗黃
極何以能過之假使恒星亦自左旋彌速于日則是黃
極不及繞一周者列宿皆不及一天周又自爲轉而竟
過之不及恒星距赤極一晝夜卽覺其大差乎以是言
之黃極晝夜左旋日躔黃道未嘗自爲左旋明矣日躔
黃道不自爲左旋假使日竟不動則日終古止于其處
無自發斂何以成寒暑往來以是言之日躔黃道必有
動移而其動移也既不左旋則必移而右轉明矣惟日
躔黃道有回環右轉之勢則一左一右其勢少遲日一
周而成晝夜黃極環繞一周而又過一度則宿皆左旋
過日一度恒星循黃道回環右轉者甚微故其距赤極
每晝夜不覺差移也或曰列宿七曜既順天左旋矣又
回環右轉豈一時兩動之謂乎曰非也左旋者諸曜未
嘗斂也隨黃極環繞而俱左耳右轉者黃極未移也諸
曜在其中絃劍湖而右耳其左旋也赤極居中赤道正
而黃道斜黃極與日月星皆環繞之其右旋也黃極居
中黃道正而月五星之天斜絡之日每歲一周而恒星
每歲亦有分秒之推移蓋左旋者天道之本然而右旋
者動機回環之勢也朱子喻以兩輪梅氏推及不同樞
學者猶疑其言似日月星在天徒隨天左旋而有遲速

無復右旋之實與實測不合愚則以樞左旋甚速明東升西降之本以輪在外稍成回環之勢明右旋之固然後左旋右旋皆實有測驗也

能算日月食方爲通秣法朔則日月會于十二辰日爲

月掩則日食望則日月恰相對照爲地影所隔日光射

不到月則月食故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

鶴壽案推日月食諸

法莫要于求入限推月食者先求天正冬至求首朔即求太陰入食限其法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相乘滿周天秒數去之餘爲積朔太陰交周應又加太陰交周望策再以太陰交周朔策迭加十三次得逐月望太陰平交周視某月交周入可食之限卽爲有食之月再于實交周詳之交周自五宮十五度○六分至六宮十四度五十四分皆爲可食之限推日食者先求天正冬至求首朔卽求太陽入食限與月食求逐月望平交周之法同惟不用望策卽爲逐月朔平交周視某月交周入可

食之限卽爲有食之月文周自五宮九度○八分至六
宮八度五十一分又自十一宮二十一度○九分至初
宮二十度五十二分皆爲可食之限

日食之時日爲月所掩而無光此乃人目所見若在天
上觀之則日月皆全明

問月之與日相對照是東西相對乎抑南北相對乎答
曰非南北相對而亦非東西相對乃是斜對若正對則
月食

四月正陽之月日食爲大災若二至二分則日月本當

同行一道

黃道與赤道交非同行
一道詩十月之交是

日食不爲災

鶴壽案
十月之

交毛傳云之交日月之交會今案交者月道交于黃道
也月以黃道爲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其北

至則在黃道北不滿六度其白北而南自南而北斜穿黃道而過是爲交交乃有食凡日食月掩日也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三者相準則有日食故日食恒在朔日月相對而地在中央三者相準則有月食故月食恒在望月食由于地影日食則主人目蓋月卑日高相去尚遠人自地視之其食分之淺深及虧復之時刻隨南北東西而移則視會與實會不同故步算之家立高下差東西差南北差以求之

月本無光以日爲光無全明之理人見其圓而明其實半明半暗也若使月是一片扁物則可全明今圓則不能全明假如初一日日在上照于月人能升天上而看月月且全明矣而人自下看卻全暗初二日月移過十三度有餘日行一度月日行十日略斜轉照之故人見其光之一綫前月小則初三自此移至十五月且

與日斜相照矣人居其中而仰觀之故見其全明此時若天上看則全暗也日與月正相對則日爲地所蔽而月食若斜相照則地不能蔽蓋因地小故必正對方能掩日也

月本無光以日爲光故合朔之日月與日會其光向上人目所視止見其背晦與朔近因無光今晦日閒有月痕者一因時刻相去有多寡假如此月初一日合朔在寅時正距晦日之晨約有一日月行每日十三度有奇日行每日一度今以一汨計之日月相距約十五六度故露一綫微光再因月緯度相距有南北假如今當月

行最高日行最卑月距日緯北約計五度爲最大之限
月在北而日在南故晦日之晨必見微光如十月晦日
是也若日月緯度近或日在北而月在南日月相距時
刻雖遠而晦日亦不見其光

黃道是日所行之道人取名以記識其處赤道是天之
中腰南北適中處取此名以識之月所行之道卽是黃
道漢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卽是黃道而月所
行之九道亦卽是日所行

見河圖
帝覽嬉

秋分以後春分以前日在南北極之下不見日春分以
後秋分以前日在北南極之下不見日南北兩極之下

日有不及照之時皆半歲爲晝半歲爲夜惟東西日月
還繞一晝一夜

天體與地體皆圓則似東西南北就人所見則然而在
天地實無所分別但天與日月只有東西環轉竝無南
北環轉者則方位固有定矣蓋雖無東西南北之定名
而實有縱橫之定位以有極爲之樞紐故也

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者以此
方在赤道之北距北極頗近故也與我對腳底者則又
見南極而不見北極矣惟在赤道之下者南北極皆見
但赤道之下乃在大海中人不易到此大海非我中國

人之所謂海也觀艾儒略職方外紀所載大地全圖自

明此處熱極洋船過此頃刻而過然煮飯已變蛆

乃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

上星則見陽城以覆矩斜視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

之極高三十四度八分自扶溝表視之極高三十四度

三分自上蔡武津表視之極高三十三度八分雖秒分

微有盈縮難以目按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

差一度自此爲率推之武陵紫圖斜視極高二十九度

半蔚州橫野軍案圖斜視極高四十四度又以圖按安南

極高二十度四分林邑極高五十七度四分周圖三百五

度常見不隱元天文志云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

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自是八十年開司天

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戴東原曰地體渾圓因人目

四望似與天際平是爲地平雖地之四面距星辰甚遠

與人地上仰觀星辰相等而人目不能曲觀地平下之

星故凡推算各據人所立之方上指天頂平指天際一
縱一橫必相遇成正方縱為股橫為向渾圓之周以此
截之而四地在天之中心應從地心為縱橫之交地面
至地心之差為地半經古割圓之術自圓之中心起算測望
之割圓周成弧背凡推算所得皆圓之中心起算測望
所得在地面較諸推算所得隔地半經然以天視之其
差甚微惟人居地之中南北極東西天頂隨之而移則地
平上下隨之而改以中土北極出地南極入地言之漸
北則北極出地漸高非北極去地遠也天頂距北極減
一度則北極距地平增一度故北望地平下之星今在
地漸低非北極去地近也天頂距北極增一度則北極
距地平減一度故南望地平下之星今在地平上北望
地星下之星今入地平下唐志稱交州之南海中望北
則南極左右嘗隱不見之規愈大北極左右嘗見不隱
之規亦甚大北至于北極為天頂赤道適準乎地平則
赤道以北之星全見不隱赤道以南之星全隱不見南
極為天頂之方反是南至于赤道為天頂赤道適準
乎地平則無常隱不見常見不隱之星北極適準
世行篇
卷七十二
七
世楷堂

測者元測景之所二十有七自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
至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然則南北海之相去極高
差五十度卽兩地之天頂相距五十
度以地應之于地亦差五十度也

與我對脚底者應以東爲西南爲北我所謂南極彼所
謂北極也極如磨臍然雖動而不移

朱子云居其所不
動也非不動乃不

耳假使東西亦有二極則將天梗住不得動矣

攷工記匠人云夜攷之極星戴東原有解極星乃北極
之旁一小星以此爲記

古書說近北極之地春分以後夜極短煮一羊脚熟卽
天明但此處不過近北極之地非卽在北極下故當夜
短時猶有夜若北極下則春分以後半年竟有晝而無

夜矣而秋分以後半年竟有夜無晝亦從可知想此等

處熱必極熱寒必極寒人恐存身不住想未必有人居

之鶴壽案新唐書天文志云骨利幹居翰海之北晝長

而夜短既夜天如曠不暝夕軻羊脾蹠熱而曙蓋近

日出沒之所今案日出沒之所非在一處秋分以後骨

判幹不得有日矣先生以爲近北極之地是也至于兩

極之下半年爲晝夜赤道之下一年再冬夏此係地圓

之故其說本于周髀而先生若爲不知僅作想當然語

何也周髀云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

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

無日光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故日運行處
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
半日在極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
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然其陰
陽所終冬至此極皆若一也梅文鼎曰周髀雖未明言
地圓而其理已具于中矣其言北極之下以春分
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蓋惟地體渾圓故近赤
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

推而至於北極之下遂以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矣又言日
行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云蓋惟地體渾圓與天
體相似大易隨天左旋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
照而為戶正午其對衝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即為
夜半子時矣又言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
不釋之冰物有朝耕莫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
穀一歲再熟蓋惟與天同為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
迴別北極下地即以北極為天頂而太陽周轉近于地
平陽光希微不能解凍萬物不生矣其左右猶能生物
而以春分至秋分為晝故朝耕而莫穫也若中衡左右
在赤道下以赤道為天頂春日在頂其熱如火即其方
入正百竝同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如日極其出
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
入竝在正卯酉之北二十三度半有奇正午時亦離天
頂北二十三度半有奇其熱稍減而涼氣以生為此方
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
道出入正卯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甚亦如之
則又為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
又離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有奇而出入在正卯酉南正
午時亦離天頂南二十三度半有奇氣候復得稍涼

又爲秋冬故冬有不死之
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

春分以後日漸漸從南行到北秋分以後日漸漸從北
行到南北極之人半年晝半年夜春分以後晝也秋分
以後夜也蓋日漸南則北極下人不能見日南極以下
反是此亦爲縱橫有定之故緣他在縱之下故有時恒
見日有時恒不見日

北極天之樞也北斗星之樞也北斗離北極不知若干

度鶴壽案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七名搖光宋兩朝天
天文志云天樞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十度搖光

去極三十五度
入角宿九度

有北極卽有南極南極亦當不動亦當衆星共之但不

可見故夫子不言至于斗則但有北斗竝無所云南斗
南斗者卽二十八宿中斗牛女虛之斗也是爲元武乃
北方七宿而謂之南斗者于東南見故也以其對北而
言遂目之爲南斗此非衆星之綱領鶴壽案周牌不言南極者中土在赤道北聖人觀象攝據所見之北極而南極可以類推斗宿之斗亦以象形名之誰謂爲衆星之綱領邪
戴東原云天如覆盆日月旁行繞之書璿璣玉衡疏此引周牌說如此
乃北極下人所說北極下人半年爲晝半年爲夜也但
不知北極下人漢以前安得有書傳入中國欲質之東
原而東原亾矣

第二層天除二十八宿之外則有北斗七星

運斗樞一曰天樞二

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 又有三垣一曰太微垣內有五帝

座星見大宗伯注即靈威仰等其精氣降生爲人以主天下即感生帝也五德之運循環休王則此即金木水

火之五帝然又非五緯之五星蓋五 一曰天市垣一曰星是五行之精此五帝座是其坐位

紫微垣鶴壽紫史漢晉隋諸書志止分中官東官南官西官北官未有以太微天市配紫微爲三垣者

三垣之名蓋起于王希明步天歌

堯典鳥火虛昴鳥總指元鳥七宿火則指其次虛昴方

指其星蓋錯舉而互見之

二十八宿古人以爲不動今秣方知其動然其行甚微

凡二萬五千幾百年方得一周天即恒星東移又謂之歲差

漢律秣志甲子上元漢武帝太初秣夜半朔旦冬至是爲秣元

是時日月如合璧蓋月行而掩日則日食人仰見分明
有月影至于合璧則日月竝行其實月不可見矣若五
星聯珠則不可解此幾千萬年方得一遇者顧命宣重
光馬注有此一條孟子亦云千歲之日至

夜則人見星晝則人不能見星者日光在下照耀星在
其上光微爲日所奪也只有金水二星在日之下而當
晝則其光亦爲日光所奪人不得見

春秋恒星不見夜明也謂夜與晝同故星光不見所云
恒星者合二十八宿及衆星言之也但夜明則日竟不

入地矣此不可解

鶴壽案夜明當似骨利幹國既夜天
如嚙不瞑耳若使日竟不入地則何

從而知其
爲夜哉

天地之有寒暑或云地有升降地升而近于天則熱降而遠于天則寒

地升降于四道三萬里之中鄭周禮大司徒注

但地體渾圓則

宜寒暑到處皆同何以卽一中國而南北寒暑已自不

同卽相去一二千里寒煖亦別此不可解實則中國在

赤道以北去北極較遠春分以後日漸過赤道而北正

在中國人頂上故熱秋分後日過赤道而南其光斜照

來此地相去遠故寒此說爲確但有一日之中而乍寒

乍煖且夏時當夜而極熱日已入地下仍終夜喘汗此

則恐是氣之呼吸耳

鶴壽茶地主于靜必無升降之理觀地圓之說而寒暑之故亦可以

了然矣

江叔濬以璿璣卽北極及北斗之主星玉衡卽斗柄謂

渾天儀者非是鄭注指渾天儀其說以爲渾天儀起于後世唐

虞恐無之況在察七政觀象甚便何用渾天儀七政則

天地人四時也鄭注以爲日月五星者非鄭注以五星

非推步所用鄭不宜有此謬馬注以北斗七星內攝日

月五星尤不可解鄭注尚書大傳七政以爲天地人及

四時則其注舜典亦必如此不應自相違背乃裴駟史

記集解采鄭舜典注忽變爲日月五星之說此必裴誤

以馬注爲鄭注馬注云北斗七星細分之卽是日月五

星但古秣法推步不及五星近日沈冠雲文集中有此
說一篇最爲精確安得以五星入七政內康成肯作此
妄語邪

續編卷七十二終